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汉代学术史略

顾颉刚 著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汉代学术史略

顾颉刚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喻 阳

版式设计:陈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学术史略/顾颉刚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1-006998-2

(人民文库)

I. 汉… II. 顾…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汉代 IV. B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701 号

汉代学术史略

HANDAI XUESHU SHILÜE

顾颉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0.75

字数:1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998-2 定价:1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林資史黨及史黨共中（2），新歷史主義京平（1）：眼類不以試食
出雄首。計文（2），神人（4），（善看，善點點點）學際文人（2）
，來需答謝謝謝《人民文庫》出版前言，林余 001 湖

眼神答謝升出呈斷試面衣一，升平同不干湖出品書盡人華文干由

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 马克思主义理论，(2) 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 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 人物，(5) 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目 录

第一章	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1
第二章	封禅说·····	5
第三章	神仙说与方士·····	7
第四章	汉代受命改制的鼓吹与其实现·····	10
第五章	汉武帝的郊祀与求仙·····	13
第六章	天象的信仰与天变的负责者·····	17
第七章	灾异说和西汉的国运·····	20
第八章	黄老之言·····	24
第九章	尊儒学而黜百家·····	31
第十章	经书的编定与增加·····	36
第十一章	博士官·····	42
第十二章	经学的今古文问题·····	47
第十三章	通经致用·····	52
第十四章	王莽的受禅·····	58
第十五章	汉的改德·····	64
第十六章	古史系统的大整理·····	69
第十七章	经古文学的建立·····	74
第十八章	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实行·····	80
第十九章	讖纬的造作·····	86
第二十章	讖纬的内容·····	92
第二十一章	讖纬在东汉时的势力·····	98
第二十二章	曹丕的受禅·····	103
附录	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109

“命受”要，(命韵式四音韵韵帝土受)“命受”要韵于天音韵韵
音不用，天部中混天音韵韵 **第一章** 韵庭。(命韵受韵于天音韵韵去

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但他们的分类法与今日不同，今日是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

这种思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依据现存的材料,阴阳说可说是起源于《周易》,五行说可说是起源于《洪范》。《周易》是筮占的繇辞,比了甲骨卜为后起,当然是商以后的东西;而且在《周易》的本文中不见有阴阳思想,不过它的卦爻为一和一的排列,容易激起这思想而已。《洪范》上的五行,说是上帝赐给夏禹的;但从种种方面研究,这篇

书很可疑,大约出于战国人的手笔。所以这种思想虽不详其发生时代,但其成为系统的学说始自战国,似已可作定论。汉代承战国之后,遂为这种学说的全盛时代。

今先把在这种学说之下所发生的政治学说讲三种,作为引子。

以前作天子的要“受命”(受上帝的抚有四方的命),要“革命”(革去前代天子所受的命)。到战国时,周天子渐渐在无形中消灭,用不着“革命”了;而群雄角逐,究竟哪一个国王可做天子还没定,所以“受命”说正有其需要。但那时已有五行说了,五行说已为最高的原理了,所以这“命”应是五行的命而不是上帝的命。那时有一个齐人邹衍,他作了好些书,其中一篇是《主运》,说做天子的一定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于是上天显示其符应,他就安稳地坐了龙位。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另一德的——这一德是足以胜过那一德的——就起而代之。这样地照着五行的次序运转下去,成功了历史上的移朝换代。他创了这种学说,唤做五德终始说,很得当时的信仰,自然有推波助澜的徒众。他们以为黄帝得土德,天就显现了黄龙地螾之祥,所以他做了王,他的颜色是尚黄的,他的制度是尚土的。其后土德衰了,在五行中木是克土的,所以禹据木德而兴,他就得了草木秋冬不杀的祯祥,建设了木德的制度,换用了青色的衣物。此后汤以金德而克夏木,文王以火德而克商金,亦各有其表德的符应和制度服色。邹衍们排好了这个次序,定了五德的法典,吩咐上代帝王各各依从了他们的想象,成了一部最有规律的历史。到秦始皇既并天下,他是应居于克周火的水德的,只是不见有上天的符应下来,因此就有人对他说,从前秦文公出猎时猎得一条黑龙,可见水德的符应已在五百年前见了。他听了很高兴,就用了邹氏们的法典定出一套水德的制度:(1)以十月朔为岁首;(2)衣服和旌旗都用黑色;(3)数以六为纪,如符是六寸,舆是六尺,乘是六马;(4)行政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5)更名黄河为德水。这是实行五德说的第一次,到汉得天下之后,当然也要来这么一套。——改交佳節守故不,懸恩國恩育民不
論去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做三统说。他们

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成一个“素王”,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

照我想来,三统说是影馱了五德说的牌子而创立的。当汉高帝成功之后,他自以为始立黑帝祠而居于水德。这不知道他是否因秦的国祚太短而不承认为一德,要使自己直接了周,还是有别的用意?到文帝时,有人出来反对,说汉革秦命,应以土德代水德,丞相张苍就驳道,“河决金堤,就是汉为水德的符应”。此后虽因种种原因,改为土德,又改为火德,但在汉初的四十余年是坐定了水德的。大约这个时期中讲《春秋》之学的有人对着五德说的流行颇眼红,就截取了它的五分之三,将汉的水德改成黑统,周的火德改成赤统,商的金德改成白统,使得五德说的法典都适用于这一说,见得他立说的有据。只是夏在五德说中为木德,在三统说中为黑统,有一些儿的冲突。但他说,不妨,孔子志在“行夏之时”,所以《春秋》用夏时(?),即此可证明夏和《春秋》有同统的必要。

再有一种明堂说,说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这屋子的总名叫做明堂,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又各有两个厢房。天子每一个月应当换住一个地方,穿这一个月应穿的衣,吃这一个月应吃的饭,听这一个月应听的音乐,祭这一个月应祭的神,只办理这一个月应行的时政;满十二个月转完这一道圈子。这大院子的中间又有一个厅,是天子在季夏之月里去住的,另有一说是每一季里抽出十八天(所谓“土王用事”)去住的。这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和时令的“春夏□秋冬”相配,使天子按着“木火土金水”的运行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真是五行思想的最具体的表现。记载这个制度的,叫做《十二纪》(《吕氏春

秋》),又叫做《时则》(《淮南子》),又叫做《月令》(《礼记》)。

以上所说,今日的读者们切莫以自己的智识作为批评的立场,因为其本质惟有迷信,已不足供我们的一击。但这是汉人的信条,是他们的思想行事的核心,我们要了解汉代的历史时是非先明白这个方式不可的。

《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

《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

《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礼记》中《月令》篇,是个一卦卦,许慎一说是《礼记》。

《封禅篇》又已亡，惟《史记封禅书》载有管仲论封禅一段话或是从那篇抄出来的。今把它大意叙述一下，以见封禅在战国时的意义。

这上面说：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想行封禅之礼。管仲提出抗议，道：“从前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我只记得十二个。从无怀氏、伏羲、神农，……到周成王，都是受命之后才行这个礼的。他们那时候，嘉谷生，凤凰来，东海得到比目鱼，西海得到比翼鸟，有十五种不召而自至的祥瑞，然后封禅。现在有这种东西吗？”桓公自己知道没有这大福气，只得止了。——这一说和五德终始说同出于齐人，亦同出于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应；不过得到了符应之后，五德说望他定制度，封禅说望他到泰山去祭天，有些不同罢了。

第一个去实行这个学说的，也是秦始皇。他做了皇帝三年，巡狩郡县，带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走到泰山下。他已从“秦文公获黑龙”上证明了他的受命，当然要实行这个所谓自古相传的典礼。不幸封禅之礼虽说为旧章，究竟没有实际的根据，临到办事的时候，儒生博士便议论纷纷，得不到一个结论；有的还唱高调，以为只须极简单的礼节，扫地而祭就够了。始皇怒他们的不济事，把他们完全斥退，自己到泰山顶上去行封禅，又到梁父去行禅礼；他的礼节大都采自秦国祭上帝时所用的。诸儒既不得参加这大典，怨恨得很，恰好始皇走到半山碰着大风雨，躲在树下，就暗暗地讥笑他，以为犯了天怒。不久秦亡，这班儒者又造他谣言，说他给大风雨击坏了，或者说他没有到山顶就退下来了。

“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是齐、鲁间人的信念。但始皇成了统一之业，到底眼界广了，他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整理了一过。他以崤山——旧时秦国的门户——为界，定其东边名山五：太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其西边名山七：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浚山。泰山的地位固然高，但也不过是十二个名山中的一个罢了。

汉高帝得天下，四面乱嚷嚷的，没有功夫做这种事。文、景玄默，也不想做这种夸大的事。直等了六七十年，到武帝即位，这种学说才因投合了天子的脾胃而蓬勃地兴盛起来，司马迁至特作一《封禅书》以记之。

的；仙人的居地在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的渤海；仙人的生活是逍遥出世，只求自己的不死，不愿（或不能）分惠与世间人，使他们都不死。

此外，《庄子》里说的“真人”也颇有仙的意味。这书讲：普通人的呼吸都在喉咙里，真人的呼吸却在脚跟上。真人的本领，会入了水不湿，入了火不热。有一位列御寇能腾空走路，常常很舒服地御风而行，一去去了半个月。藐姑射山上住着一个神人，他的皮肤好像冰雪一样白，他的神情好像处女一样柔和；他吸的是风，饮的是露；他出去时，乘了云气，驾了飞龙，直到四海之外。

这种思想是怎样来的？我猜想，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时代的压迫。战国是一个社会组织根本变动的时代，大家感到苦闷，但大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苦闷到极度，只想“哪得躲开了这恶浊的世界呢？”可是一个人吃饭穿衣都是免不了的，这恶浊的世界紧紧跟在你的后头，有何躲开的可能。这问题实际上既不能解决，那么还是用玄想去解决罢，于是“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超人就出来了。《楚辞·远游》云，“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知”，真写出了这种心理。其二是思想的解放。本来天上的阶级即是人间的阶级，而还比人间多了一个特尊的上帝，他有最神圣的地位，小小的人们除了信仰和顺从之外再有什么敢想。但到战国时，旧制度和旧信仰都解体了，“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口号喊出来了，在上帝之先的“道”也寻出来了，于是天上的阶级跟了人间的阶级而一齐倒坏。个人既在政治上取得权力，脱离了贵族的羁绊，自然会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脱离了上帝的羁绊。做了仙人，服了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终始，上帝再管得着吗！不但上帝管不着我，我还可以做上帝的朋友，所以《庄子》上常说“与造物者（上帝）游”，“与造物者为人”。这真是一个极端平等的思想！有了这两种原因做基础，再加上方士们的点染，旧有的巫祝们的拉拢，精深的和浅薄的，哲学的和宗教的，种种不同的思想杂糅在一起，神仙说就具有了某种出世的宗教的规模了。

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此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怂恿他求仙的方士便不计其数。他也很相信,即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下文。又派徐市造了大船,带了五百童男女去,花费了好几万金,但是还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同行嫉妒,互相拆破了所说的谎话。其中有侯生、卢生二人,不满意于始皇的行为,以为不值得替他求仙药,他们就逃走了。始皇对于这班方士久已不怀好感,听得了这件事,就大发雷霆,骂道:“我用了许多文学方术之士,为想兴太平,求奇药。现在得不到一点效验,反而说我坏话,摇惑人心,这样的可恶,还不应当重重治罪!”他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这就是“坑儒”的故事。当时儒生和方士本同等待遇,这件事又是方士闯下的祸,连累了儒生;后人往往把这件事与“焚书”作一例看,实在错误。焚书是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手段,也是他们的时代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

在汉初,这班方士似乎没有什么活动。只有赵人新垣平弄了许多花样,他因望到了五彩的神气而劝文帝立渭阳五帝庙;候着太阳的再中而劝文帝更以十七年为元年,又望见了金宝气而劝文帝祠出周九鼎;但没有韩终、徐市这样劝文帝到海中去求不死之药,这或者因他是赵人而非燕、齐人的缘故。文帝的性情不是喜欢张扬的,后来识破他的欺诈时立刻把他杀了。

第四章

汉代受命改制的鼓吹与其实现

汉代受命改制的鼓吹与其实现

自从秦始皇听了齐人的话用邹衍的法典去改制度，易服色，又听了齐、鲁儒生的话到泰山去封禅，表明了这是一代受命有天下的大典，汉代的皇帝就不该不这样办。不料高帝因秦有青、黄、赤、白四帝之祠而没有黑帝祠，给他补上，算作符瑞，仍自居于水德，制度服色一仍旧贯；而且全国的东部封建了许多王国，天子不便到泰山去，连这一件轻而易举的封禅之礼也没有举行。这真把一班怀着开国规模的儒生方士急死了。加以这种学说既已风行，即成了社会上的公同的信仰与要求，所以连一班准备看热闹的民众也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有人屡屡提出这个问题来,督促天子去实行。第一个是贾谊,他以为汉承秦后,当为土德;他就打起一个土德制度的草案来,色尚黄,数用五,改正朔,定官名,把秦的水德之制一切改过。然而他年轻,许多老臣瞧不起他,又怕他擅权,他们设法把他撵走了。第二个是鲁人公孙臣,他也以为汉是土德,预言将有黄龙作它的符应,当时虽遭张苍的反对,但隔了一年(文帝十五年),黄龙居然出现于成纪县,于是文帝信他的先见之明,拜他为博士,叫他和诸儒同草这新制度。新垣平大约也是

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一被诛，这件事又搁下了。

到武帝即位，那时汉兴已六十余年，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许多耆老都殷殷地期望他封禅和改制。恰好他是一位好大喜功之主，又凭着汉家全盛之业，哪一件事不好做。所以他就招了赵绾、王臧一班儒者作公卿，要在城南立明堂以朝诸侯，又草巡狩、封禅、正朔、服色诸制。他们因为这件事重大，举荐他们的老师申公作指导；武帝很敬重他，派人用安车驷马迎了来。这事眼看成功，想不到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喜欢老子之言而不受儒术，借一点小事把赵绾、王臧下了狱，他们都自杀，一切举办的事也就全付了东流！

到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135），窦太后去世。只过了半年，武帝就举孝廉，试贤良，董仲舒一班人受了他的特达之知，以前的计划又有施行的可能了。只因此后十余年中，忙于征伐匈奴及南越等国，讲不到文治，所以济北王虽早把泰山献了出来，也没有实行封禅。到元封元年（前110），他才决定到泰山去，可是他身边的一班儒者依然像一百年前地不解事：他把祭器给他们看，他们说和古代不一样；问他们古礼究竟怎样，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并且各个人说得都不同。武帝到这时候，禁不住发秦始皇的脾气了，就把他们完全黜去，用了祭泰一（上帝）的礼去封泰山，又禅于泰山下的肃然山。祭的时候，叫人把远方的奇兽珍禽放了满山，好像真来了管仲所说的麒麟凤凰一大套。那几天天气很好，没有风雨，显见得他的福命比始皇强。礼毕之后，他坐在明堂，受群臣的更番上寿。于是下诏改元为元封。此后，他又曾修封过四次。

这一次，从汉代人看来，它的含义真重大。那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职太史令，不知为了何事留在洛阳，不得观礼，心中一气病重了。他临终时握着儿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今天子上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这是怎样的盛事，而我不得跟了去，这是命罢！这是命罢！”生在二千年之下的我们，读到这句话，仿佛看见了他的信心与伤心。即此可知武帝的大事就是当时民众们所共同要求的大事呵！